

戰俘營逃生記

●劉百非

仰慕名將參加野戰

民國廿八（一九三九）年九月，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田俊六師團長指揮十餘萬陸、海、空軍，向我湖北進犯，田俊六前曾數度敗在守將關麟徵手中，這次竟口發狂言，命令部下：「見了支那人就殺，不分老幼男女……。」大戰展開慘烈無比。我軍校畢業的十四、五期同學，其時正任營、連、排長下級幹部，由關麟徵將軍領導激發出來的「澎湃正氣」，又將田俊六打的大敗竄逃出來，日寇十多萬陸、海、空軍，死傷過半，造成抗日戰史上的大勝利。關麟徵由這一戰陞任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指揮六個軍，在當時是最年輕的總司令，他在軍校各期畢業同學中是晉陞最快的學長，一時譽滿軍中，官兵視為軍神，咸認「大丈夫固當如是也」，無形中提高了全國「抗敵救亡」的士氣。軍事委員會蔣中正委員長在重慶召見嘉勉，首都各界盛大歡迎，各文藝團體邀宴演講，陪他出席的新聞官員董顯光說：「日本廣播，稱關麟徵為頑敵」。

民國廿九年冬我在軍校砲科畢業，奉命留校

任教。但因受關將軍影響，上報告請分發野戰部隊，惜未獲批准。直到民國三十一年春，才奉准分派到砲兵補充兵訓練處二團一營一連任少尉觀測員，民國三十三年三月，砲兵補充兵第二團第一營，撥歸第九戰區指揮，奉命由雲南曲靖步行出發赴湖南，畢業已三年，戰場情形大變，常勝將軍關麟徵遺忌調駐雲南冰凍。第九戰區長官部派人到貴陽迎接，命令我們官兵乘專車赴桂林裝備美式火砲後，再乘原車開赴長沙，向第四軍報到待命，我砲兵營在桂林換上美式裝備乘原車赴衡陽，改搭江船，在空中掩護下抵達長沙。第四軍已先派工兵營與輜汽兵營在湘江岸邊等候，協助我們清除了進城道路上的障礙，將火砲運載到城內指定地點。

這時日軍已進抵長沙外圍郊區，當時部署，我砲兵營第一連射擊目標是湘江東岸長沙城南各據點，第二連射擊目標是長沙東面各據點，第三連射擊目標是長沙北面各據點。接受命令後進入陣地向各射擊目標區進行砲擊，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守城部隊因我砲兵支援，英勇殺敵，兩週晝夜不停，數度擊退日軍攻城部隊，重創衆多日軍

，日寇傷亡累累，攻勢頓挫。日寇竟改變戰法，放棄攻城計劃，把攻擊重點轉向國軍部署的薄弱點——岳麓山。

當時長沙國軍部署為：守城指揮官是第四軍軍長張德能，兵力為第四軍的五十九師和一〇二師，分別防守長沙城東南和東北，張德能綽號為「張無能」。但不是要他攻城殲敵，僅只防守長沙，因有空軍及砲兵支援，眾認無問題。因此當第四軍指揮所設在天心閣，與美式砲兵第一連觀測所在一起時，官兵都輕鬆愉快，沒有絲毫緊張；擔任岳麓山防守指揮官的第九戰區參謀長趙子立，兵力有第四軍的九十師及砲兵第三旅的幾個砲兵連，戰區長官部給張德能、趙子立下達「死守」命令。諜報日軍攻擊重點指向岳麓山後，趙子立首先驚慌萬分，上級又命令「死守」，越發緊張。要求張德能抽調兵力過江支援。張德能未加考慮，即允照辦，於六月十七日夜親率部份兵力過江援助，長沙城內走了指揮官，軍心惶惶，陣勢大亂。

撤兵爭渡血染湘江

我美式砲兵營初抵長沙，地形不熟，缺乏自

衛能力，待我們撤出城內陣地，渡過湘江抵達岳麓山麓，岳麓山已被日軍佔領。我們匆促撤回湘江東岸，與其他部隊爭船爭渡，擁擠踐踏，被敵人炮擊陣亡，被江水淹死者外，全被日軍俘虜。日寇慘無人道，對重傷不能行動者，當場殺死，一時死屍遍地，江水盡赤。

這是長沙第四會戰失敗血的教訓，當時雖然日軍兵力多過國軍，但我空軍佔絕對優勢，美式砲兵新裝備亦強大，能制壓敵人，即使不能取勝，應可與敵相持一段時間，不至遭到慘敗，其慘敗完全是指揮官無能，臨陣隨意調撥部隊，影響軍心士氣，終使我軍自失戰鬥能力。張德能後經重慶軍事法庭審判槍決，死有餘辜。

長沙失陷後，被俘官兵，全被關入湖南第一模範監獄（現在共區改為湖南綢廠），我在被俘營第十三連擔任連長，全連一百三十人在被俘營裏，日軍不把俘虜當人看，每天只給四兩露米飯，無菜無鹽無油，天天有人餓死，更有許多傷患傷勢惡化得不到醫藥治療死去，有些傷患痛苦呻吟，未死就被抬去埋葬，一些青壯被俘官兵經常被打死或槍殺，死者都被棄於長沙城外杜家山（中共現改為烈士公園），不准掩埋，任屍體腐臭，弟兄們不堪日軍殘殺虐待，我暗中鼓勵大家潛逃，請大家找機會，提供消息。我結識了日軍看守士兵韓必東，韓國人，當兵前是早稻田大學學生，被日本強徵入伍服役三年才准畢業，他說：「看守兵有三個韓國人，另外兩個，叫金本和新井。我以簡單的韓語和他交談，他說：「我們韓國人，也是被侵略者，對於日本侵華十分不滿，

只要你能為我們保密，保證我們的安全，我們願意協助你們和你們一起逃跑。」我暗自慶幸，告訴同伴：「小心運用，以發揮最大的功效。」

那年我任官中尉，在被俘人員中；比我階級高的有砲兵營中校營長任修（軍校十一期畢業）砲兵營第一連上尉副連長杜宏獻（軍校十六期畢業）、第九十師某團上校團長朱榮（軍校四期畢業）、第一〇二師某團張副團長。我把和韓必東商談的情形告訴了任修等四個人，大家討論決定，先教砲兵第二連彈藥隊長李德芳、砲長李長生和朱榮的兩名親信先逃出去找長潭自衛游擊司令鄧如峯連繫，爭取援救，鄧如峯曾在朱榮部下當過營長，由朱榮派親信找鄧如峯的計劃確定後，我再與韓必東詳談，得到韓必東的同意，過了三天，中午休息時，韓必東路過，丟下一個紙團，上面寫著他當晚九時至十時，十一時至十二時兩次值班，在俘虜營東北碉堡附近，要我和他一道出逃。我緊急通知朱榮、任修二人，同時要李德芳、李長生作好準備。

窮凶日寇濫施殺戮

晚上，我帶著他們四個人，悄悄的連爬帶走的摸出來，沿途走過的草叢都撒點辣椒粉，這包辣椒粉是韓必東給我的，他告訴我使用的方法我都照做了。走到第二道圍牆時，一個日本兵在站崗，突然間相遇，幸好當時是個月黑天，伸手不見掌，彼此誰也看不清對方，日本兵只哼了一聲，我也哼了一聲，含含糊糊的混過去，到了碉堡附近，韓必東站在那裏，互相做了一個暗號，他

來到我面前，抓住我的手連說：「要下班了，等等再！」說完就走開了，韓必東說：「等等再」，意思是要我們十一時至十二時再來。但我們已不能再回住室，怕又誤了時間，更怕路上被日本哨兵發現。於是我們五個人就在路邊常青樹後面的屋腳下站着，利用常青樹的隱蔽和周圍的蒿草作掩護。在這段時間裏，一個日本哨兵不停的在路上來回走動，嚇得我們連氣也不敢出。少頃一個日本軍曹牽著一條大狼狗走過，大狼狗邊走邊沿路在草根樹側嗅聞，我才知道韓必東教我撒辣椒粉的功效，只聽到時而有犬狼狗的噴嚏聲，使狗失去了嗅覺，我們五個人坐在地上一動也不動。日本軍曹走過，時間好像很長很長，韓必東終於又來了，他向左右哨兵連絡喊話時，我們慢慢地站起來他看見我們就說：「快快的，快快的。」接着他又大聲的向左右哨兵喊了話，隨即帶了李德芳、李長生等人攀上碉堡，我連忙溜回了住室。路上竟未遇見日本哨兵，回到住室約十分鐘，氣尚未喘過來，便聽到一陣鈴聲，隨即衝進來十多個全副武裝的日本兵，大聲喊著「起床集合——」，我立時心跳不停，混身發抖，不由的冷汗涔涔，幸好，日本兵僅清點一下人數，沒追問別的，虧得我這個連原來就多了幾個人。這次少了人未被查出來。因為沒有查出少了人，大家都議論紛紛，不知出了什麼事，只有我和朱團長、任營長等人心裏明白，暗暗祈禱，懇請上蒼保佑李德芳他們能够安全逃出，實現我們的計劃。

逃生受挫慘遭修理

李德芳他們逃走了半個多月，沒有絲毫消息，我和朱團長、任營長心裏焦燥不安，度日如年，又找機會商討第二次逃跑的辦法，決定這次親自帶人逃出去，我安排帶兩名砲長張治國和蕭俊同逃，並告訴張、蕭二人準備，蕭俊找了二十付綁腿，擰成一條四米多長的粗繩，過了幾天，在一個陰雨的深夜，天氣對我們有利，我通知大家立刻出動。我教張治國、蕭俊帶著粗繩，先到被俘營西南角的碉堡上等我，然後我和朱團長、任營長、杜副連長一起潛逃出去，（張副團長臥病在床，不能起立，未參加行動。）我在前面，朱團長等三人，跟在後面，彼此保持著五、六十公尺距離，我快要走近碉堡時，突聽前面一聲發問，我以為是張治國和蕭俊的聲音，未作考慮，即冒然答說：「是我——」，孰料卻從碉堡內衝出兩名日本兵，我見情況危急，驀然心驚，隨即高喊：「這裏不能走，快回去！」任營長他們聽到我的喊聲，知道不妙，轉身跑回了住室。

這一下驚動了日本兵，他們都拿著手電筒，到處巡視。我被兩個日本兵擰著胳膊架到了衛兵室，室內有十多個日本兵，虎視眈眈的坐在椅子上瞪著我。他們也讓我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對我進行審問，我一口咬定是出去小便，因為天黑摸錯了路。因語言不通，日本狗子連說帶比畫，意思我還是懂，我故意裝不懂，又沒有什麼證據，審問了一個小時，日本兵不耐煩的都走了，把我一個人關在房子裏。

經過大半夜的折騰，我疲倦得不能動，坐在小椅子上迷迷糊糊的打起盹來，天剛亮，一個日

本軍曹領著幾個小兵怒氣衝衝地踢開門進來，將手上拿的兩條粗繩子，和兩套中國士兵穿的軍服（我被俘人員仍穿著原來服裝）朝我面前狠狠一摔，跟著朝我腰上踢了一腳，我一眼斗栽在地上，另外一個日本兵一把揪起我來，左右開弓，打了兩個大嘴巴，打得我頭昏腦漲，鮮血順嘴下流，我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只好全身放鬆，一聲不吭的接受挨打。

隨着，幾個日本兵用粗布繩將我雙臂擰向背後捆起來，吊在屋樑上，用鞭子和竹棍，沒頭沒腦的一陣亂打，開始幾下頭，真是痛入肺腑，難於忍受，到後來只感到混身麻木，衣服被打的一條條的，和身上的血肉粘在一起，我昏過去幾次，被日本兵用冷水當頭澆下，才甦醒過來。日本兵停止抽打，把我吊在空中，一直到中午，才將我放下來，鬆開了捆綁，我痛的不能坐臥，任自己攤靠在牆邊。稍後，一個日本兵給我端來一碗米飯，我難過的根本不想吃飯，可是想到下午還會挨打，為了增加抵抗力，也許吃點飯，會好一些，於是爬過去拿碗筷，但四肢好像與身體脫了節，無論如何，不聽意志的指揮。我就著飯碗吃起來，用了一個多小時，連蒜帶吸的，總算把一碗飯吃完，想喝一點水，沒有水，只好忍著，讓乾渴來煎熬。

到下午，幾個日本狗子又照舊將我捆綁起來，吊在樑上，不過沒有像上午那樣蠻打，仍不時用竹棍在我頭上或身上抽敲幾下，幾個日本兵噙咕噙說笑一陣，再對我抽敲幾下，抽打的多少或輕重，端視他們說笑的情形而定。如果他們有

了爭吵，那我就倒了大霉，以致我無時不在提心吊胆，片刻不安中，過一分鐘就好像過一年。我全身的骨頭已經脫了節，僅是外面皮肉尚連著，晚上九點鐘左右，新接班的軍曹將吊我的繩索稍稍往下鬆了鬆，使我兩腳尖得以觸到地面，這樣一直吊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放下我來，我趴在地上喝了一碗稀飯，又將我捆綁，吊在被俘營的大門旁邊，用鞭子、竹棍輪番抽打，大門是被俘人員出入必經之路，意在殺雞儆猴，我全身衣服破爛、血肉相連，打也是痛、不打也是痛，傷口密積的失去了知覺（現住長沙市朝陽二村的左壽亭先生，就是目擊我被吊打情形的見證人，他當時任被俘人員第十五連連長。我春間回湘探親，特相約晤，談及往事，猶抱頭痛哭，老淚不止。）

躺在地上像堆破布

當天晚上，日本兵又把我關在衛兵室，我躺在地上，一個認識我的軍曹，給我端來一碗稀飯吃了，我昏迷的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那個軍曹又給了我一碗稀飯，我已不抱任何希望，打也好，殺也好，一切聽人擺佈，反正是死定了。可是心裏還有一股仇恨的怒火，也許就是這一絲怒火，使我得能生還，我現在想到中國人所遭到的如許苦難，血海深仇，抗戰勝利後，豈能以德報怨了之。我還是躺在地上像一堆破布，不知經過了多久，有一個日本軍官領進來兩個人，其中有一個中國人，聽口音好像是東北、河北這一帶人，自我介紹叫王積成，現給日本人當翻譯，另一個

日本軍官，是華中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情報處大尉參謀，名叫宋宮。

王翻譯對我說：「總司令部接到了報告，說是有幾個俘虜逃跑未遂，所以便派宋宮大尉來瞭解實際情形，加以處理。」王翻譯又說：「不要怕，有啥說啥，假話給日本人聽出來反而不好，如果誠實的回答，我可以救你。」說完掏出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公文讓我看看，大意是看得懂的，要將全體俘虜集合起來，把我當場砍頭，懸掛示衆。接著，日本軍官用不流利的中國話向我提問題，有的地方也由王積成加以翻譯，宋宮是一個凸腹羅圈腿的矮胖子，開始囁……的哼了兩聲，貓哭老鼠般的假惺惺的說：「這幾天你受苦了，皇軍對你太無禮，十分對不起……」又說：「我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很敬佩中國的蔣委員長……。」客氣了兩句之後，跟著就叮問：「你為什麼要逃跑？」

我說：「第一、你們日本兵心狠手辣，沒有人性，時常以打罵我們被俘人員作消遣，這是違背國際公法的。第二、飯食太少，每天都有人餓死。第三、天氣已經寒冷，我們被俘人員只有一件單衣，晚上睡覺都睡在陰濕冰冷的水泥地上，不凍死的也會凍成殘廢。第四、被俘人員傷病者，既無醫又無藥，因而死了許多。如果不逃，不被打死，也會餓死，再不就是凍死，病死，如果逃出去，總還有一線生機……。」

宋宮聽後，哈哈幾聲奸笑，雙手插在腰帶上，肚子一挺，跟王翻譯噁哩咕噁講了一陣謔話之後，對我說：「你的——很實在。」繼續又問，

那天夜裏碉堡外的兩套軍服是誰的？我想，反正張治國、蕭俊二人此時早已脫離險境，就如實的告訴他說：「是我的兩個炮長的衣服。」宋宮聽後「哼」了一聲。想了半天又問我：「還有誰想逃跑？」我回答說：「人人都想逃跑。」宋宮聽後：「好……好的」，裝出很關心的樣子對我說：「你說的幾個問題，可以解決，放你回去後，要向大家說明白，如果再逃跑的……不行，殺死。」宋宮說放我回去，我並不相信，還是王翻譯說：「大尉說的是真的，說放你就放你，你可以走啦！」我半疑惑半試探的，想先站起來再說，但是混身酸軟，疼痛難忍，王翻譯見我不能動彈，就出去找來朱團長和任營長，把我架回原住處。第三天王翻譯來到俘虜營，告訴我說：「上級司令部要調幾個重要被俘人員出去住。」

我想管他呢！生死由命，出去住，可能機會多一點，我就推荐了朱團長、任營長、杜副連長，連我一共四個人，從被俘營調出去，安排住進了長沙市與漢門湘春路十二號的一幢樓房裏，這幢樓房上下兩層，我們四個人被安排在樓上後半邊，前半面左側有前後兩個房間，前間是宋宮大尉的居室，後間是王翻譯的居室。右側也有兩個房間，前間是會客室，後間是飯廳。樓下是日軍的住室和廚房。後來才知道，這是日本支那派遣軍司令部情報參謀部的一處辦公室。住在這裏吃得很好，每頓青菜豆腐，也有點肉；朱團長他們三人，儘量將肉讓給我吃，希望我早日恢復健康。住了四日，我已能慢慢獨自走路。

次日晚上，王翻譯帶着我們四個人（看得出來背後還跟着幾個日本便衣），去到長沙中山路銀宮電影院看了一場電影，演員是笑匠韓蘭根和殷秀岑主演的「難兄難弟」，第六天上午，王翻譯又帶我們上街逛了一圈，沿途有不少日本兵和便衣人員與王翻譯打招呼；我們走到天主堂附近的一家小飯館，王翻譯領我們進去吃飯，並讓我點菜。我想不吃白不吃，老實不客氣的就點了東安雞、紅燒蹄膀、豆瓣魚、回鍋肉四個菜；王翻譯又加了一個炒三鮮，一壺酒。湖南館子菜多饒子長，三個多月肚子沒有油水，這次吃的杯盤乾淨，每個人酒足飯飽，不禁精神振奮，一出飯館大門，朱團長看到了他手下的第九連連長，這位連長也看到了我們，自此，那位連長就遠遠的跟在我們後面，直到進了樓房。

當天晚上，王翻譯給我們每個人幾張白紙，要求每人寫一份自傳，限一星期交卷，第七天早晨，他又用照像機給我們拍攝免冠相片。這樣一來，我們才搞清了敵人的意圖，可能是要利用我們爲日本人做工作。

劫後餘生長憶名將

自從第九連連長看到我們後，他不時來我們住處附近踴躍觀察，第十天早飯過後，第九連連長又來了，朱團長假裝出去買東西，和他接上了頭，回來告訴我們說：「外面逃的路線和接應都已安排好了，必須立即行動。恰好王翻譯給日本兵找去不在屋內，我們偷偷的摸下樓，朱團長和任營長在前，我和杜副連長在後，穿小巷趕到了

湘江邊，一條漁船停在枯樹下，船上漁翁垂釣在西風裏，頭上戴着大邊竹笠，遮住了半邊臉，大家也未打招呼，匆匆上船，漁翁站起來，膀闊腰圓，原來是一中年壯漢，長篙在江邊一點，順流而下，斜奔對岸，過江後到漣源鎮又有人接應，送我們到嶽麓山後山，已是長潭游擊隊活動區。

下午六時許，我們到了長潭自衛游擊司令部，次日，李德芳和李長生二人來看我們，訴說了他們和韓必東一起逃走的經過，據說韓必東已由別動隊送往上級有關部門留用，當了翻譯。我想專為去看望一下這位韓國籍的日本朋友，因故終未如願。

我們四個人在長潭游擊司令部休息了十多天，便一路步行到湖南郴州，向第四軍報到後，被安排在附員隊。翌年春，我和杜宏獻二人被送至江西橫峯縣蓮河鎮，參加中央幹部訓練團軍官大隊第十三隊重訓，結業後被派到青年軍第二〇八師服務。

被俘期間，感慨萬端，軍人為國作戰，不死即被俘，機會各半，被俘乃在所難免之事，可是誰又願意被俘呢！而遇上張德能這樣低能的指揮官，拼死不被俘也辦不到，遇上關麟徵這樣能幹的指揮官，除了死，也決不會被俘，所以說：「兵隨將轉」，又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大至國家民族的興亡，小至千萬士兵人民的傷亡，端以將領之是否得人是賴。我們那一代年青人，受名將關麟徵將軍的影響奮起抗日殺敵，被張德能的錯誤指揮，九死一生吃足苦頭，國家的領袖用人不可不慎重啊。

中外雜誌社北美總經銷處地址電話

本社為簡化並集中海外發行業務，北美地區委託世界日報暨世界書局總經銷，茲將各地詳細地址列後，嗣後北美地區讀者及代銷書店請逕向下列地址接洽為荷。

紐約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377 Broadway

N. Y. N. Y. 10013 U. S. A.

TEL: (212) 226-5131

舊金山世界日報

CHINESE DAILY NEWS BOOK

SECTION

1230 Monterey Pass Roa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 S. A.

TEL: (213) 261-6972

舊金山世界日報

WORLD JOURNAL BOOK SECTION

210 Mississippi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7 U. S. A.

TEL: (415) 626-1798

(415) 626-3628

芝加哥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2235 St. West Worth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 (312) 842-8080

華盛頓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807 8th St. N. W.

Washington D. C. 20001

TEL: (202) 789-4112-3

夏威夷世界日報

World Journal

Queen Emma Building

1270 Queen Emma St. Suite 605

Honolulu, HI. 96813

聖地牙哥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1710 Tully Road

San Jose, CA. 95122

TEL: (408) 238-1687

溫哥華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305 SPADINA AVE.

TORONTO,

ONT. MST. 2E6

CANADA

TEL: (416) 362-1788

明尼蘇華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155 EA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B. C. CANADA

V6A 1T3

TEL: (604) 688-3018